

圖畫

丁未

國粹校圖報

第一冊

三年

撰錄

李恕谷顏先生存學編序

戊辰冬。習齋先生。過堽。隔陽。寓里。指所著存學編曰。學明性治俱明矣。子爲我訂而序之。受命訂訖。乃拜手爲之序曰。古之學。一今之學。堦古之學。實今之學。虛古之學。有用今之學。無用今古不相。及其甚也。古之爲學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學之道。六德六行六藝爲學之物。八歲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束髮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爲學之序。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爲學之時。治己則順治人。則當施之四海國家。天地而萬物育人多成材。而宇內和平。賴此術也。自秦火後。訓詁於漢唐。帖括於宋明。徒守其所尙。以爲道古聖教人成法罕過而問者。加之佛老乘間而起。以清淨虛無究聖人之心性詞華之士。又假託文章以自鳴。儒者不能有所廓清。從而爲其所雜。程朱陸王皆志欲繼往開來。而支離近禪。互相譏訶。古學亦不能復。豈責人則明白知則暗歟。抑世運日

趨於耗而實學衰亡。賢者亦不能自主。歟。先生生宋明後。忽焉於二千年墜緒。一旦直指原流。嘗謂孔子刪定孟子論性爲大。不得已力求遺學以習行爲主。冠昏喪祭必遵古制。率弟子習禮習樂習射御書數。雖不得其全得一節焉。則習置日記以考德行。藝得以自勉。失則誠焉。其卓然有得於學者。不惟存之空言而且存之實事。嗚乎。二千年墜緒犁然復舉。孰倡而孰使之耶。昔孟子陳學校遺法於周末。韓氏以爲制度亡。失空言無補。況今去聖益遠。學者分驚於旁途曲徑。視古人教學成法如太古年紀。莫可究詰。先生獨起而力任之。誠見其孤且危而岌岌焉難也。然而天下之事極則必返。今之虛學無用亦已極矣。豈其不返矣乎。天心其能無意於世也乎。堯舜周孔之靈肯漠然已乎。吾以知先生之生之非徒然也。其將自此學明而士皆用力習行復古道以正今失而上以是教下以是學天下皆學中人矣。參贊位育皆學中事矣。學何如其大而所關者何如其鉅邪。吾以知先生之所著非徒然也。

李恕谷顏先生存性編序

三代而上不言性而性存宋明以後日言性而性亡世之學者疇則知其然歟書言民性誥后之綏猷也詩詠秉彝美山甫也皆偶舉之不以立教孔子存唐虞三代之後罕言天道性命孟子時言者棼然不得已始明性善羣議始息荀楊韓李而下言性之說復人人殊而尤多於宋世教人以性爲先而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爲二其意以爲推明道原而後道可正也而不知三代孔孟之教法至是而變矣返觀靜坐使佛氏空幻之談得與吾儒侵亂且以氣質爲有惡使庸人得以自誘而牟利渙色弑奪之極禍皆將謂由性而發自宋末以迄今日儒者承之議論紛出半信半疑於其際然則聖人之教法豈可以輕變歟今去孔孟二千年而習齋先生出才甚大思甚睿志卓而守嚴遠於程朱陸王近於江村夏峯無不究極其學乃豁然獨見孔孟遺緒作存性編謂理卽氣之理氣卽理之氣清濁厚薄純駁偏全萬有不齊而皆出於善其惡者引蔽習染耳於是孟子言性善之旨始著教人踐形以爲存養勿躐言性天於是佛氏寂守心性以形氣爲六賊之異言始無所亂謂非二千年後卓然特起以明聖道者

歟。堦從游久。頗於提命之餘。窺其要領。一日命堦作序曰。子知吾言性之意。可以序矣。子知吾不欲言性之意。可以序矣。是編也。本之天地。衷之聖言。爲天下萬世慮。先生不得已之苦心。蓋三致意焉。若天下後世之人。得已而不已。是將以天道性命。爲游談之藪。聚訟之具也。而豈聖教之所許也哉。

李恕谷顏先生

序治編序

唐虞三代復見於今

曰乎。吾不得而知也。唐虞三代不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

而知也。謂復見於今。則

唐宋明以來。風俗奚爲而日降。謂不復見於今。彼古

聖賢。謂人定勝天。挽回氣運。

者。果何物哉。宜吾習齋先生俯仰而三嘆也。七制

而後古法漸湮。宋明而後徒文具。

耳。一切教養之政。不及古帝王而其最堪扼

腕者。尤在於兵專而弱。士廢而靡。二之弊。不知其所底以天下之大士馬之

衆。一旦強寇卒發。如魚爛瓦解。不可收拾。今日之張李。昔日之黃巢也。官軍西

出賊已東趨。秦蜀楚豫。至於數百里。人烟斷絕。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雖承

平日久禍患。驟起亦必不至若此其慘也。其爲士者。平居則專帖括。工揣摩。上

者。厯事詞章。或著語錄。閉戶俯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渺不知爲何物。曾武夫俗吏之。不如尙望其長民輔世也乎。三物賓興之世。學卽所用。用卽所學。雖流弊不至於此。又何怪先生俯仰而三嘆也。先生自幼而壯。備嘗孤苦。隻身幾無棲泊。而心血屏營。則無時不在民物。一日與璫語及天下事敗壞至此。璫不覺泣下。先生曰。此仁心也。自是勤有啟示。璫因得粗知其略。以爲賢君相用之。自有潤澤。而大綱所在。足爲後世開太平者。則百慮不易也。使先生有爲於世。三代之治。何不可以再見。而乃徒託空言。豈天使開其端而俟之後人耶。吾復不能知之矣。

李恕谷顏先生存治編書後

先生三存編存學存性。皆悟聖學後著。獨存治在前。乃壯歲守宋儒學時所作也。當是時。仁心布護。身任民物之重已如是。其得聖道也。蓋有由矣。璫從游後。聞而說之。著瘳忘編。以廣其條件。張鵬舉文升著存治翼編。聚晤考究。歷有年所。及璫出游四方。辨證益久。謬謂鄉舉里選行之。或亦因時酌略。而大體莫易。

井田則開創後土曠人稀之地招流區畫爲易而人安口繁各有定業時行之難意可井者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與先生見亦頗不參差惟封建以爲不必復古因封建之舊而封建無變亂今因郡縣之舊而封建啟紛擾一三代德教已久胄子多賢尙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況今公侯之子易驕易淫易殘忍而使世居民上民必殃二郡縣雖漢唐小康之運非數百年不亂封建則以文武成康之主治之一傳而昭王南巡遂已不返後諸侯漸次離析各自爲君六七百年周制所謂削地奪國徒空言耳未聞後時之以不朝服誅也況於晚近雖有良法豈能遠過武周三或謂明無封建故流寇肆竊以爲宋明之失在郡縣權輕若久任而重其權亦可弭變且唐之藩鎮卽諸侯也而黃巢亦流寇豈係無封建耶四或又謂無封建則不能處處皆兵天下必弱竊謂民間出兵處處皆兵郡縣自可行不必自封建始也五封建之殘民亦未必下流寇不觀春秋乎列國君卿尙修禮樂講信睦然自會盟朝遇紛然煩費外侵伐戰取一歲數見其不通魯告魯者殆又倍蓰幸而其時近古多交綏而退若在今日殺人

以逞盈野。盈城豈遜流寇乎。然流寇亡蹙而封建亡。遲則其兵爭必數百年不止。而生民之禍更烈矣。唐之藩鎮爲五季金之河北九公日尋干戈人烟斷絕可寒心也。六天子世圻諸侯世同卿大夫獨非伯叔甥舅之裔邪。亦世采自然之勢也。卽立法曰世祿不世官必不能久行。周之列國皆世臣巨室可見矣。夫使天下富貴數百年皆一姓及數功臣享之草澤賢士雖如孔孟無可誰何非立賢無方之道也。七戊寅客浙中得太倉陸道威封建傳賢不傳子論蓋卽郡縣久任之意。質之先生先生曰可矣。而非王道也。商摧者數年於茲未及合一而先生沒矣。嗚呼此位育萬物參贊天地之事非可求異亦非可強同也因書於後以待用者。

李恕谷顏先生存人編序

顏先生述三存編訖人將得復性力學蒙治也。慊矣哉。而先生愀然慮謂異端鴟張方舉世而空之虛之人類行盡又何學又何治而又安所謂性東比鰲翁晝幹垣削屢夜稀穴穿日築不就昔衛靈公入圍兩寇肩逐子夏拔矛下格而

還周之冥氏。掌攻猛獸。馘以靈鼓。庭氏掌射國之妖鳥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韓子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豈不信哉。先生乃復爲諭俗文。號曰喚迷塗。及釋迦佛贊解。與張京兆議類。爲存人編。嗚呼。先生之心。迫矣。

李恕谷大學辨業自序

塏自幼從先孝慈受學。以躬行爲主。迄弱冠。往謁習齋先生。學六藝之學。先生言大學格物。爲近道始功。先儒解未確。格如史記殷本紀。手格之。格身親其事也。已而出閱當世講學諸公。則宗晦菴陽明者。論格物各堅壁壘。賢達如湯荆峴。張武承。斷斷弗相下。私怪同尊聖道。苟有一人得其指歸者。自當心理相合。何乃至是。乙亥春。至浙之桐鄉。錢生爲塏言。大學起訖。未載學習實功。其功具於有斐君子。節塏忽解大學一書。乃言學中之道。在明親止善。而非言學習實事。如古人學禮學樂之類。也不言者。以當時學中成法。具在。丁丑重如浙。戊寅五月。至杭州。旅次晨興。忽解物。卽大學中之物。格卽可如程朱訓。爲至卽學也。

格物致知爲學文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約禮返證之六經歷歷可據而先儒未之見及也。乃告王子草堂復語李寧一皆曰然。因愈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今格物不明則學之正業失。正業失則明親之功不實。明親之功不實則無以承往聖之道。而斯時不獲覩儒者中和位育之全能所關非小也。獨是先儒當日亦各有所得力因而解經卽各以其所得力者爲言。故歧而不合而壅識淺才弱。雖少承庭訓以及先生長者之教。知求聖道而遲鈍不前。何能辨析學術。加以論說。然而五代衰亂之餘。佛老交訐。二三鉅儒力求墜緒。而或此顧彼蹕。明儒繼之又分歧。途迄于今。衆論雜陳。譬之東閣議事。甲乙盈廷。中理自具。然後徐徐得以攷其一歸。况今所持又不敢憑己臆徧考諸經以爲準。的非若爭勝門戶者比。諒先儒可作亦必忻然相商以期明行大道而天下後世之誠有志於學者固不憚揚摧以從事也。

王崑繩平書自序

周以前所遵者黃帝之制。損且益莫能外也。秦以後所遵者秦之制。迄今莫能

外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治。治天下之法，可苟焉已哉？有巨室於此，棟撓焉弗墜，桷摧焉弗覆，堵焉柱焉，籬垣圯壘焉易其瓦，甍戶牖之闕塗丹牖焉衍衍然安矣。易主以十數，莫不然吁，覆厭屢爾矣，而莫之恤，不亦悲乎？秦壞先王之法，禍中於一時，後世因之禍流於萬世。且夫草昧初造，利天下已耳。苟因前制立國已耳，位天地育萬物立心者，誰乎？勢已定，功已成，欲變法難矣。於戲！法至明而弊已極，尚可塗飾朽弊以為安哉？非盡毀其故而別為構，不可以為居。非盡棄其舊而別為規，不可以為治。予不揣固陋，妄為平書十篇。平書者，平天下之書也。一曰分民，二曰分土，三曰建官，四曰取士，五曰制田，六曰武備，七曰財用，八曰河淮，九曰刑罰，十曰禮樂。為文十有五首，分上中下三卷。大抵本三代之法而不泥其迹，準今酌古變而通之以適其宜。參取後制一洗歷代相因之弊而反乎古，要使民生遂，人才出，官方理，國日富，兵日強，禮教行而異端息，即使世有變遷，苟遵行之，毋失亦可為一二千年太平之業。嗟乎！此愚志也，而識未必逮也。世之君子有其予同志而補其不逮者乎？動而以順行，復斯民於三

代予日夜望之矣。

王崑繩大學辨業序

大學原文精義縝密無間。而篇法渾全。章句完備。故謂爲脫誤。而紛紜割裂補輯。雖用心良苦。然而誤矣。嗟乎。豈特經之誤已哉。聖人無無用之學。格物者。大學之首也。乃或勞心於其所不急。躐等以求夫高遠。則聖人之功用。何由見乎。李子恕谷弱冠受業於顏先生。知先儒之解未確。沈潛諸經。博覽古今之說。參稽明辨。徧訪於時賢。久之信然於顏先生之說。乃擴充互證。爲大學辨業。以傳於世。辨而不爭。故而非鑿不附。程朱陸王直傳孔孟異哉。非豪傑之士。孰能爲之。予嘗以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足盡儒者之能事。德行情體也。言語政事用也。文學所以明其體與用也。自孟子沒而道術裂。要皆不出四者之外。而流弊遂不知其所底。宋儒一歸于德行。反經以救人心之陷溺。功可不謂宏焉。顧用有不逮。則經有餘。權不足脩己有餘。治人不足。善化有餘。禦暴亂不足。正誼明道有餘。利天下成大功不足。夫豈所謂大學之道乎。噫。二帝三王之天下。至

宋盡失。烏得謂爲儒者之過。然以理爲教。而諱言兵。尙虛文。去實武。繩墨以束其才。佔畢冥坐。以柔其習。自謂遠追三代。而使豪傑束手。不能有爲。奸宄得以自恣。而無所忌。不但不及聖人之經綸。且遠出漢唐名臣建立之下。寧非風氣議論所漸濡。使上下陰受其弊。而不覺歟。然而宋儒固皆君子也。雖有不逮身心。則無虧也。卽其所見。未嘗不各有所得。卓然可傳于世。而非誣也。乃若後之借程朱立門戶。以爲名。而競爲私者。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乎。予不得而知之矣。

按顏氏之學。至近世而始彰。自咸同間。德清戴子高得顏李遺書。作顏氏學記。傳其學。然當時戴氏自謂每舉顏李姓氏。則人無知者。夫以習齋之學。憂患來世上。追周孔自聖道晦于宋之僞儒。五百餘年。得先生而起正之。祥陽一曜而陰噎旋布。僞學媚時。復奮筆無怍。遂使聖道之晦者。又二百餘年。至戴氏出。先生之學始大光于天下。豈偶然哉。余生平服膺明末四先生之學。說而顏學之堅苦卓絕。不詭流俗。尤愜焉望之而憂也。故彙錄李王二氏之遺文。用告世之好學深思之士。記者識。

撰錄

周忠介與文湛持書四

弟行只在此兩日內矣。一生向志節一路着力。是弟不濟處。故出門便與宦官作仇。畢竟以此輩結局。然不可謂非天之所以成我也。此時工夫正欲使怨親平等。貪戀俱忘。急消却一段憤激之心。歡喜順受。方是實地。至於掀天揭地事。亦不在多。弟臨事尚可做耳。兄以爲何如。所大痛大恨者。因年來過信地師。不能早完先人大事。然灰磚石料已一一備集。貞山乞兄留意。感當世世。

周忠介與文湛持書五

弟自十六日入縣署中。一腔憤淚萬種愛緣俱化作鐵腸石心矣。只是昨朝之變。意外理外。今進退兩難耳。然大丈夫猛拚一死何事不可做。末後一著定當俊偉。頃已託朱完天與兄商之。但不知天能成就我否也。亦湏酌之公。（原注公謂姚文毅也）高老是大臣。然弟之所不喜如何如何。

周忠介與文湛持書六

弟生平爲人決定做第一着。今日之變已貽累不淺。若再復逗留觀望。是舉其生平而盡棄之矣。況生死禍福自有定命。弟此行方欲以一身之膽消諸君子之隱禍。如德仲德叔之言。可謂愛我。非知我也。何如何如。

周忠介與文湛持書七

二鼓登舟。旌旗戈戟相望於道。周生此行亦可謂不落莫矣。朔日已渡江。回首闔關不勝黯然。然日來得素患難學問朝夕與虎狼爲伍。亦覺無入不自得也。呵呵。

周忠介與姚現聞書一

如此風波。合城無不驚怖。弟作一歡喜順受。空空坦坦。正覺快活。臨時事尙當豎起脊梁。作一個生鐵鑄就底人。以不負知己兄以爲何如。弟只在此兩日內行矣。便中附此。不盡欲言。

周忠介與姚現聞書二

廿五日二鼓登舟。知兄相期於楓江話別。不謂弟舟竟從橫塘暗渡。惟有悵結耳。日來况味。晨夕與豹虎相親。卽童僕亦覺其漸遠。然弟固無入不自得也。弟綿老文在史辰伯處。乞取而藏之一笑。

周忠介與唐乾嶽書四

弟忽罹此。久在意中。雷霆雨露。均是聖恩。只應歡喜順受。原擬以長兒託年兄覆庇。細思有毆殺緹騎之變。中途正色遣歸。不敢違命而返。又恐增一累耳。凡事盡託至親朱完天。年兄乞與商之。生死平常事。不亂胸懷也。老年伯厚德高情。感不容口。

周忠介字付大兒茂蘭

四月朔日渡江。一路風光。儘覺自在。自郵夫販客婦女兒童。無不攀車垂涕者。卽焦頭爛額輩。如狼如虎。亦皆感恩而泣。不知前生之何以結衆緣如此。迺知忠信篤敬之果。可行於蠻貊也。兒輩湏從窮愁患難中。困心衡慮。苦志讀書。做第一等好人。方不負我之教。平日只當閉門靜守。務使戶庭之內。肅若朝典。至

切如此世界。更須萬分謹慎也。

周忠介與孫鍾元書

數年濶別。時勞魂夢。弟忽罹此。所謂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在臣子只應歡喜。順受。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古人之言。殆非欺我也。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反增一累。遂力遣之歸家。所仗止一密友朱完天。乞兄進而教之。知不須弟囑也。右周忠介公與人書。若干通。皆被逮時筆也。去病曩在焦山讀書。得之燼餘集中。原文數十篇。多學道語。惟茲數書。至誠惻怛。如見肺肝。於公一生學問志節。尤有關係。觀公所云歡喜。順受。又云臨時當豎起脊梁。作一鐵鑄底人。則公之臨難不懼。概可見矣。然非學道有得。亦安至此哉。故別錄之。庶幾覽此文者。亦尚慕其風歟。丁未元旦。郡後學陳去病識。

戴子高汪仲伊握奇圖解序

歛汪子仲伊以所著握奇圖解示余。曰。子好議論。今古盍抒子所欲言。張吾之書。予曰。唯唯否否。嘗聞之古初矣。天地設而有陰陽。一闔一闢。一消一息。道之